

西山游击队抗日活动纪实

1937年7月7日,日寇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卢沟桥事变”。石景山地区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侵略的后方钢铁基地。日军不仅接管了龙烟铁矿公司的石景山炼厂,委令日本兴中公司经理将其改为石景山制铁所,还把附近几十个村镇编为工业地带爱护会。地点设在北辛安镇,由日军宪兵少尉森安治郎任指导官,以便于进一步控制石景山区的人民和制铁所的劳工。在日寇的铁蹄下,我区人民和全国所有敌占区人民一样,过着灾难深重的痛苦生活。

1944年,日军为了加强对石景山制铁所的统治以及对工人的镇压,扩编了制铁所的防卫部,并派遣大批便衣特务进行监视活动。日军宪兵大佐菊池阳三为部长,下设防卫第一、二大队,以及保安系、取缔系和情报班等特务组织。石景山发电厂、久保田铁工所也扩编了警务课、厂警队等,大约有两千人驻扎在这一地区。然而,我八路军昌宛武工队和西山游击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,采取多种巧妙的斗争方式,一次又一次地打击敌人,使侵略者终日惶恐不安。

1945年1月,我在日建久保田铁工所警卫队做警员,曾多次与武工队取得联系,并协助他们开展抗日工作。记得,

八路军昌宛武工队队长李茂增曾给我一本油印的《论持久战》和一些传单,让我利用机会给周围知心人传看,并将传单贴在厂内,以争取更多的人抗日。一次,我利用夜间巡查岗哨之机,把一张“抗日反战同盟”的传单贴到日军厂长不川政男的家门上。传单的内容大致是:

我们日本人打仗是为少数人的享乐服务的,我们不值得为他们卖命!只有休战,才能保证大日本的生存!打仗是没有出路的。

向岗野致敬!

日军反战同盟

×年×月×日

日军看到了极其恐慌,认为八路军夜间已潜入厂内,下令全厂加强戒备进行防谍,并增加了日夜巡查次数。尽管日寇张牙舞爪,严加控制,但我们的宣传已产生了影响。制铁所的一名日本警卫队员山川一郎,接受了反战同盟的劝告,携带四支步枪和一支手枪,冒着生命危险,穿过严密的封锁,与警卫队员——我党的内线关系李守凤,一起投奔了解放区。1945年2月,日军在石景山地区扩大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防卫部,连同石景山发电厂、久保田铁工所等,先后又增添了大批武装特务,想以此挽回其侵华的失败。而此时,我八路军西山游击队十分区分区长付长江同志,受党的派遣,来到石景山开展抗日工作。一天,他化装进入久保田铁工所找联络人肖印才时,被日寇警卫队长代田善造发现,代田阴谋将付长江同志放入厂内以便与联络人接头时,一网打尽。当时警卫队进入了

紧急戒备状态,所有在班值勤人员都持枪待命如临大敌。我进门见状,心中一震,不由得想起以前曾发生过特务冒充八路军使人受骗遭逮捕的情景。紧接着听到电话机里隐约传来让我去执行逮捕任务的命令,当时我真是不知所措。但我很快冷静下来。“既来之,则安之,一定想办法对付”,于是我接受了任务,并带了两支手枪做了应变准备。当我带人进入警务课宣抚系时,正在和肖印才接头的付长江同志一愣。我和付长江虽是初次见面,但对他早有耳闻,又经肖印才介绍,我急忙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付长江同志。付长江身着农民服装,仪表非凡,使人见而起敬。“为了安全,应及时离厂,快走!”我以命令的口气说。当我们三人来到厂门时,我用日语对警卫队长代田善造说:“刚才到我厂里来的人是找宣抚系联系事情的,他是北支防卫队王梦玲的人。幸亏我查问仔细,不然就逮错了”。代田听后,以狐疑的目光盯着窗外的付长江同志。由于付沉着大方,泰然自若,才使代田解除了疑心。出了厂门,付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是与王梦玲见面,让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些有益的工作。我们来到模式口王梦玲家,不料日本宪兵队的特务也在这里。他们正在说笑,见我们进来,立即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付长江。我感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,真是刚出虎口,又入狼窝。我与王梦玲略谈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找个借口出来了。为了安全我们决定马上分手,并约定下次接头的地点。

不久,付长江同志又奉命深入石景

山地区进行活动。一天夜里,我护送付长江去西王坟联系工作。当我们走到金顶山东街的小龟山时,遇上了北支防卫队的巡逻组,狭路相逢,无法退避,只好开枪对付了。霎时间,枪声大作。石景山区各山头日军如临大敌,盲目地向龟山疯狂射击。在纷乱的枪声中,我掩护付长江安全离去。嗣后,《北支那制铁日报》竟报道说:×日夜,八路军游击队潜入金顶街,历二时被我击退。

1945年3月,在抗日战争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,我八路军昌宛县教育科地下工作者李才同志的被捕,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党的工作,损失是严重的,我一定要设法营救他。回到厂里,我找到肖印才和日寇宣抚系主管大三浦说明“情况”(大三浦虽是日本军官,势力很大,但却有点同情八路军)。大三浦一听李才被捕,就火冒三丈,迫不及待地找中岛部队,以其部队的名义,把李才要了回来。逮捕李才的特务得知后,还以为会受到上司的嘉奖,把李才同志五花大绑送到中岛部队,谁知竟挨了中岛部队一个头目的大骂,责令当场释放。李才获释后,取缔系的特务再也不敢找他的麻烦了。

虽然我在日寇久保田铁工所警卫队为日本人做事,但暗中却与肖印才和李才同志有着密切的联系,常为我西山游击队来石景山地区进行抗日活动内应和掩护工作,直至日本投降。如今,每当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,作为一名中国人,能为抗日救国作点微薄的贡献,内心甚感欣慰。

杜文敏

五里坨支援根据地的秘密运输线

1937年7月7日,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发动了“卢沟桥事变”以后,北平很快沦陷。紧接着野心勃勃的日寇又向我国东南大举进攻,中华民族已面临着亡国的灾难。在此危急关头,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战。

由于京西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,日寇便把魔爪伸向了这片能源的补给地。他们盘踞着煤矿及附近村落,还建立伪大乡,梦想长期霸占中国的日本侵略者,为了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,到处搞强化治安。在日寇强行霸道的占领区,手无寸铁的村民只能恨在心里。那时,有的伪乡长白天应酬鬼子兵,晚间则接纳平西游击队或八路军来此摸探敌情。据五里坨已有60年党龄、90岁的王贺东老人,是个老干部,回忆说,当年担任五里坨伪保长的李文钰家,夜晚是接待平西游击队的秘密落脚点。其曾被日寇怀疑是两面派,日本鬼子便把他抓走并让他自己挖坑,正准备要活埋时,一位

在日军当差的姓周的地工人员为其说了好话,才救了李文钰。

虽然五里坨是敌占区,但因为五里坨距平西抗日根据地较近,这一带常有游击队出没或袭击敌人据点,弄得小鬼子提心吊胆、寝食不安。有一次因日军“东大圈”发生丢失弹药之事,日寇曾抓了30多人,硬说他们都是八路军。日寇问不出口供,竟将一人架火烧焦。当地有一姓范的伙夫看到那种惨象,偷偷逃出军营不愿再给这些豺狼做饭。日寇为了确保其强占地区安全,还让“伪大乡”发给老百姓良民证。百姓出入岗哨须经过检查,否则会被当做“八路”被抓。五里坨的王贺东和文昭十多岁时去北辛安卖盐,就差点被怀疑是小通信员。尽管侵略者到处设卡、封锁白区与平西根据地联系,但中国人民仍是一条心,当地村民也会采取各种方法将军需用品秘密运往根据地。其中,在西大圈曾发生过给鬼子当电工的村民,为平西

抗日根据地偷盗日军通讯器材事件。而就在洋灰桥的东侧,有处叫西梁庄的地方,因此处有个土坡,坡上长满树木及灌木丛,非常荒凉便于隐蔽。这里不但是三家店、五里坨一处地下联络点,村民们从这里给平西根据地秘密运送物资也比较安全。据王贺东老人回忆,他曾与父亲赶大车往山里的色树坟秘密给八路军拉过武器。另外,五里坨村还有一个姓罗的村民借着与石景山铸造村的日本头有交往,便打着给鬼子办事的幌子,从城里购买物资雇大车运送到平西。

而在侵略者强占的门头沟煤矿,日寇极怕矿工将采煤用的炸药盗送给平西八路军,每天对下班的矿工都要严格检查与搜身。但矿工们却不畏被敌人抓住施加的酷刑甚至牺牲性命,巧妙地配合深入矿井的地下党将炸药输送给平西的八路军。

李永俊

